

內雙

晨曦滲入窗沿，流淌在鏡中，反照出杏黃色的光，喚醒惺忪的屋子。我試圖撐起沉重的眼皮，拖著身體走到梳妝台邊。下意識將鏡子轉個角度，背向光線處，照見迷糊的面容。鏡中鬆弛的眼皮垮下，覆蓋過摺痕，藏匿三分之一的瞳孔。聽人說，一早的眼神，是由昨晚的夢境鑿出。那該是多麼折騰的夢，才能磨出此刻銳利如刀的眼眸。一日開始前，我會睜大雙眼，觀察今天雙眼皮的深度。找尋隱匿的摺痕，並計算挖掘的角度。從千萬個日子裡截取一段日常，約略就是這個樣子。

有意識後，我的生活便從審視與調整開始。總得先觀察眼睛，調整好眼神才能放心出門。我深刻地體會到，眼神能夠影響他人對自己的看法。彷彿眼睛是靈魂不經意碰撞出的缺口，容易洩漏秘密。雙眼對視時，人們能直覺地辨識出相契合的靈魂，以此做為證據，發展出關係。很多時候，相遇相知並非偶然，只是眾人遺忘了眼睛的秘密。但眼神偶爾有誤，它受制於外在的面容。雙眼皮有雙眼皮的眼神，不同於單眼皮。這是表象的、概括性的特徵。內雙又有著與單眼皮、雙眼皮不同的眼神，難以被準確地歸類。那無神間，總散發出輕描淡寫的憂傷及憤怒。彷彿，能從中看透這世界的不公。它界在雙眼皮活潑開朗，與單眼皮冷豔脫俗的夾縫中，警扭卻又獨立。如果說，一個人的眼神便是他自己，那麼內雙足以揭示我。

內雙沒有一個準確樣子，隨著眼皮的腫脹程度塑形，大小眼是常態。當人們聊起眼睛，我都難以為他們定義。他們口中那雙神似花木蘭的雙眼，究竟是單眼皮還是雙眼皮？該是熱情或疏離的形象？用我的方式理解，那是雙眼皮的靈魂藏在單眼皮的軀體裡，漸漸發展出獨立的性格。我常想像自己是水，倒進湍急的河道，便奮力地衝撞碎石；流入靜止的湖泊，則安逸地仰望天光。我似乎又冷又熱，是單也是雙，在明亮與陰暗間游移。而眼皮細膩敦厚，總感應我的形狀。它讀出我的意願，將自己化成奇形怪狀，不受拘束地成了我的樣子。

總會有些日子，在忙碌的節奏裡遺漏了裝扮。這時眼皮會垮下，眼神裡的熱絡成冷淡，雀躍成頹喪。常被人誤會那銳利的眼神便是我本身。第一印象如此重要，第一眼，就幾乎決定是否能發展下去。即使眼神有內外之分，人們已習慣把

不屬於靈魂的部分納入印象，作為擇友的基準。久了，我便害怕見人，畏懼被人誤解。

對我來說，調整眼皮是對面貌的妥協。但在人際壓力下，我鑽研出裝扮的準則，與我幼時對於眼睛的審美密不可分。千禧年後出生的女孩，每天守在電視機前，等待首播的真珠美人魚。人魚及腰的長髮，隱約蓋住眉頭的齊瀏海，配上佔據全臉三分之一的大眼睛，是美與勇氣的原型。看著人魚變身、歌唱，為拿起麥克風便能擊倒惡勢力，著迷不已。於是，女孩抽出整盒牙線，當作及腰捲髮。穿上連身蓬蓬裙，將水瓶化作麥克風，在沙發上仰望頭頂燈泡，開起個人演唱會，放聲高歌。

幼稚園美術課上，每個女孩心中都有一隻人魚，寶藍的、珊瑚粉的、琉璃綠的、蜜橘的、鵝黃的……。他們有各自的性格，不同顏色的眼珠子。女孩們善於觀察，她們同時偵測到那大眼睛的構造，並將它刻畫出來。描出橢圓輪廓的眼眶，填入幾粒小白點，使眼神泛著光。描一條黑線在睫毛根部，越深越發明亮。最後，在眼上加條線，畫得高點，若隱若現最好。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獲得一代女孩的認同，成為小女生們的共同追求。

歲月流轉，女童長成少女，審美的標準依舊。童年的繪畫練習沒有白費，只不過從紙上轉到臉上。望著鏡中的自己，繼續描摹，從眼皮開始。勾起雙眼皮貼的一端，計算好角度，貼在眼皮摺痕上。看似簡易的動作，就得費些時日研究黏貼的位置。貼得太上面，無法形成摺痕；貼得太下面，又會被下垂的眼皮蓋過。只好在黏貼與撕下間，反覆鑽研。不久，上眼瞼紅腫成一片，破皮處隱隱刺痛。眼皮上方的層層膠帶，支撐著童話故事裡，天真無邪的大眼睛。

明亮眼神還須借助眼線，將神氣灌入雙眼。女孩望向鏡子，右手指穩住筆身，左手似鉗子般，撐住眼皮。任筆尖在睫毛上方來回描畫，像在臨摹書法帖子。只不過，毛筆沾滿墨汁，難免暈出字跡，染上潔白宣紙。女孩得小心翼翼，不讓濁水沾染雙眸，像繪一幅工筆畫般，精緻細膩地琢磨。起初練習時，筆尖容易刺進眼白，本能地緊閉。酸澀之餘，讓墨汁混著淚，稀釋後緩緩滴落。條地一睜，望向清澈鏡面，又新生幾條血絲，染紅水汪汪的眼。常人堅持不住的，少女行。她們將堅毅花在自己的眼上，日夜練習，刻劃靈性眼神於無形。

違抗眼皮，是少女成長過程裡，血腥卻又不可避免的一環。螢光幕上，人魚映著七彩光輝，盡情地舞動。一雙雙大眼睛，得裹上幾層膠水，承載多少墨汁。靈動眼神的背後，又是多麼狼狽的練習。望著美人魚閃亮變身，不免心驚。

內雙在審美的概念中，是模糊而糾結的。女孩們忌諱多餘的脂肪將靈氣鎖在眼皮下。青春期的女孩忠於打扮，渴望眾人的注目，那內斂的眼神恰恰不符合青春。她們下意識以男性的眼光審視自己。在同性群體的眼光之上，裹一層異性的審美標準。女孩開始習得吸引異性的秘密法則，懂得適宜地流露柔弱與剛強，不經意展現女性化特徵。她們深諳迎合大眾口味的重要性，又極欲保有自己的風格，只好在兩者間計算最大公約數。

廣告都是這麼拍的。春風吹起少女及肩的長髮，回眸一笑，齊瀏海拂過深邃雙眼，骨碌碌盯著電視機前一代少男。那是男孩子潛意識裡，漂亮女生的原型。有著骨碌碌的眼睛，剛剛好的雙眼皮，不能太深，也不能太淺。太深，顯得俗氣，像在眼上硬是開出一條路。不符合美的潛規則中，清新脫俗的這一塊。太淺，就像做白工一般，明明有著美的要件，卻顯不出靈氣。女孩彷彿天生就懂男性心理，要有一點點的性感，大部分的清純。於是，廣告中的飄逸女子成為她們仿效的樣版。出自生物性地，調配出性感與純真的最佳比例。這是一代女孩不為人道的秘密，她們共有的小心機。

內雙少女總得改變，讓自己看起來精神點。但她們自尊自信，不願留下自卑的痕跡。無法接受不可逆的外力，永久改變他們原有的樣貌。只好偷偷地裝扮，藏好不可告人的細節，將大眾美與性格美，合而為一。這是一代少女眼睛的秘密。她們不願臣服於男性的有色眼光，也無意追隨大眼睛的靈動、小眼睛的純潔。她們執意於追求自己的美，以靠近世界一點點的方式。

也許是深諳少女謎樣的心理。一日之計，我總將拇指與食指彎成月，緩緩撥開眼皮，以窺視簾幕後方的秘密。那深處的千瘡百孔，尋不得出口似地凝聚起來，不停撞向靈魂唯一的窗口。少女固執，使勁抵抗。不願讓那醜陋、卑賤的種種映照出來。推擠之下，潔淨的窗面生出裂縫，絲絲血紅延伸至瞳孔。眼皮察覺少女隱密的心思，增厚了自己，沉沉地降下來，遮蓋未能隱藏的傷痕。像是保護機制般，它讀出我的意願，並遮蓋住某些不堪。某些難以訴說的，對於流俗的輕蔑，自我的卑賤，以及孤身的不安全。眼，即是心，受不甘之怨猛烈撞擊而布滿刮痕。那根植於人心的美的定義，與自我認同中，自戀的尊嚴，相互攻訐。誰也不讓誰，誰也不願發起休戰宣言。權衡後，只好留下幾道傷疤，在眼上，也在心上。

我經常做一個夢。夢裡，有個人不停追殺我。我鑽進眼皮的夾縫中，害怕他直視我的樣貌。突然強光刺眼，從眼睛眯起的隙縫中，看到一面大方鏡。鏡中並不見追殺我的人。只見我的臉一分為二，像水一樣模糊、變形，露出詭譎的似笑非笑。我從夾縫中鑽出，嘗試面對那張是我又不像我的臉。在早晨的陽光探出頭前，好好看個清楚。